

## 会森的期望

——为张会森教授去世五周年而作

左少兴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提 要:** 本文不是一篇单纯的纪念性文章, 它更体现出一位学者的期望——希望重视俄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 张会森; 语法; 教学和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 一

张会森教授离开我们快五周年了!

会森与我, 私交甚笃。我们之间, 颇似兄弟关系。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 “在我国, 好友之间常用名字称呼, 如北大左少兴教授(年长于我)称我为‘会森’。”(张会森 2010)的确如此, 我甚至称他的妻子(汤雅茹教授)也是直呼其名: “雅茹”。而雅茹(原哈尔滨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早在几年前也去世了。

1950年会森就进入哈外专(1958年改为黑龙江大学), 开始学习俄语, 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 会森勤耕不辍, 著述甚丰。我在本文中只谈谈他近年(从上世纪末到2011年)的学术活动(几个片断)。

正如我国俄语界著名教授谭林先生(吉林大学, 也不幸于2011年初辞世)所写的: “张会森教授是我国当代俄语名家, 长期从事俄语语法教学与研究……”谭林教授的这些话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版张著《当代俄语语法》(2010年)的腰封(所谓“书腰”)上。《当代俄语语法》是在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著《最新俄语语法》的基础上修订、充实、提高而成的。如果我们把这部多次新出的“俄语语法”往前推(1979年的《现代俄语语法新编》、1963年的《现代俄语语法》等), 就更能看出这些著作凝结了会森及黑龙江大学其他俄语语法学家的心血。本人不才, 十分荣幸地在会森编著的这部《当代俄语语法》的腰封上写了一首打油诗: “力作已逾半世纪, 每版出新多创意。欣逢俄语汉语年, 商务为学再献力。”这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语语法佳作, 在我国俄语界影响巨大, 惠及几代学人。其中, 张会森教授功不可没。

### 二

会森的学术活动还表现在其坚持俄语语法教学研究, 坚守俄语语法教学研究的“阵地”。在他已逾古稀之年、而将进入耄耋之年时, 作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的专职研究员，他仍笔耕不辍。他从不倚老卖老，他总是朝气蓬勃，积极进取。他总是在学术积累、学术传承、学术创新上下功夫。他的学术思想（我的粗浅看法）是坚持传统，与时俱进。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几年前他曾因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而从“死里逃生”），坚决维护俄语语法教学研究的地位。

在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2010年，2011年），会森以两篇文章和一次学术发言批评了我国高校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形成的种种学风浮躁现象，同时也指出，我国俄语语法研究的“冷寂局面亟待结束”，他要求教学中语法要“扶正”。这两篇文章是：《语法和语法教学》（《中国俄语教学》2010年第1期）和《俄语语法研究：现状和问题》（《中国俄语教学》2011年第1期）（以下简称“两文”），一次学术发言是2010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现当代俄语语言学理论与实践论坛”上所作的发言（以下简称“发言”；会森第一个发言，其文字稿后来发表在《中国俄语教学》2011年第1期上）。文章和发言的中心，是呼吁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俄语语言，特别是俄语语法教学研究。这可以称之为俄语界的一次振聋发聩的呼声。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但是，会森却在为中国俄语语言教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而忧心忡忡，“奔走呼号”。他的忧心是有根据的。他在“两文”中对俄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作了这样的表述：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学风上的偏差”，“在一些院校俄语语法课被砍掉，而且是基础阶段的语法课被砍掉”，“在‘教学改革’的旗号下，竟然砍掉了实践语法课”；“我国俄语语法研究处萧条不振的境地”，“（国内某著名俄语院系）从2008到2010近三年80篇硕士学位论文中，竟没有一篇语法课题论文！”“特别是研究语法教学的文章，几乎一篇不见”；“我们国内近20—30年的俄语研究，可以说不断地出现跟‘风’热。出现一股新的思潮，新的风向，一批学人就紧追其后，介绍和模仿……新的思潮一来，就扔下尚未搞好的学科去抓新的了。于是少有人搞语法研究了。”正如会森指出的，结果是，俄语语言教学研究“花架子很多，实用的很少”，充斥着学术泡沫，华而不实，学而不能“致用”。而我们中的某些学人却“乐此不疲”。

### 三

本人十分同意会森的这些见解。我在2008年北京大学校庆110周年纪念时撰文《重读蔡元培的就职演说》（指1917年1月蔡元培《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之演说》），写了当时学界的某些现象：“当今一些社会‘颓俗’正影响着学界，危害着学人：‘净土’被污，学界‘流俗’，德行不砺，正气不张；浮躁之风，浮华之气，浮夸之言，浮浅之作，正在学界泛滥，北大也无法幸免。”（左少兴 2008）

会森在“两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和期待：“就俄语语法研究的现状、问题和应努力的方向发表一些看法，希望与国内同仁切磋、并勉”（我冒昧地第一个响应）；“敦请俄语教学界同仁认真考虑课程设置的原则和理据问题”。“两文”各自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能抓一下这个问题，开个有的放矢的研讨会，好好讨论讨论”（2010年文）和“希望我国俄语语法研究兴盛发达！”。这就是我将本文称为“会森的期望”的根据。

这是会森生前表示的希望，也是他在《中国俄语教学》这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影响深远的刊物上的“绝笔”，或者说，最响亮的“лебединая песня”（“swan song”）！

在“两文”和“发言”中，会森在强调语法教学研究的重要性时，多次引用了19世纪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的一句话：“Грамматика — это душа языка.”（“语法是语言的基础、‘灵魂’。”）

2010年10月在北京大学的“现当代俄语语言学理论与实践论坛”上，会森被安排第一个发言，我被安排第二个发言（我的题目是《（俄语）构词与造词》）。为了呼应会森引用的别林斯基的这句名言，我在发言一开始也临时加进（原稿没有）一句别林斯基关于语法的作用的话：“Грамматика не даёт таланта, а даёт таланту большую силу.”用我们当前一个流行用语来说，就是语法“给力”，“给大力”。

会森指出，“作为俄语教学的一部分，语法和词汇是基础，永远不可忽视”，“曾经是语言学‘女王’（如同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女王’）的语法学永远是一门不容忽视的基础学科”（2011年文）。但是，近20—30年来（从国外到国内），不仅出现一股“砍语法课”之风，而且公开发出“绞死语法”的言论，散播“语法无用”论，等等。一些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甚至认为从事语法教学研究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而“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然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长期以来，国内外有人坚持语言教学中将语法与词汇并重，因为它们起着同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也有人把语法是否正确使用，抬到“吓人”的高度。例如，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当代小说家让·迪图尔在谈到法语中的语法错误时指出：“在我看来，一个语法错误是一种比抢劫、谋杀，甚至大屠杀更为严重得多的犯罪行为。”（刘国栋 1986）这位学者的话当然有些过分，但却反映出法国学者（以至法国人民）对待语言（特别是本族语）的严肃态度。无独有偶，在俄罗斯，新世纪伊始，刚当上总统的普京对净化俄语问题也“一再强调：要运用法律手段，对讲出脏话和犯下俄语语法错误的国民进行惩罚”（王仰正等 2006）。

重视语法教学在整个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教学方式，不断纳入新的内容和语言材料，但首先要保证它在教学计划中占有一定的学时。不仅如此，在其他的“语言课”中（如“翻译”、“精读”、“视听”等），也要加入一定分量的“语法”使用和分析。

#### 四

会森指出，“就俄语而言，离开语法寸步难行”。这是一个铁定的道理。但在那些轻视语法、忽视语法教学的学人看来，这个道理就不足为训了。对于他们——不管他（或她）是学生还是教授——最具说服力的，是展示我们教学研究中发现的语法错误，特别是那些翻译中的硬伤。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说：“一位文学史家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用。”（钱钟书 2004）

当前这类“超现实主义诗人”不少。笔者甚感欣慰的是，《中国俄语教学》从2011年第1期起，突破长期人为设置的“禁区”（名曰“学术（外语）期刊”不宜刊登引起学术“争论”的批评文章等），登载了朱达秋教授的文章《谈学术著作翻译的常态性批评——兼评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中文译本》。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篇批评性文章的前面有期刊的“编者按”，内中写道：“翻译批评开始进入学者们的学术视野，这是非常难得又十分可喜的开端。对译著的常态性批评和学术商榷不仅是提高翻译质量、确保原著的思想不被曲解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净化学术氛围、坚守学术‘底线’的疾声呼唤。本期特设专栏刊登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以期引起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笔者认为，我们这篇文章既是对会森的“期望”的一个回应，也是对《中国俄语教学》编辑部“按语”的一种响应，更是对提出“常态性学术批评”建议的积极响应。

我们的某些译著的翻译质量不高，原著的思想被曲解和词句“乱译”，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懂原文的语法。例如，朱达秋在文中指出译者不懂语法的例证：将“Красота ему была дороже человека”译成“他认为，人最珍贵的东西是美”；将“в Россию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译成“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将“Не в силе Бог, а в правде”译成“不是由于上帝，而是由于道理”；将“Высказывалась мысль, что перевод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Кириллом и Мефодием на 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 был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ен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ум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译为“有一种思想认为，基里洛姆（Кириллом）和梅弗基叶姆（Мефодием）将圣经翻译成斯拉夫语对于俄罗斯智力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等等。

上面句子的错译反映出读者不大懂俄语语法，甚至连俄语名词格的形式意义和用法都不甚了解。不仅如此，译者的一般人文社科知识（包括斯拉夫、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知识）也很缺乏。

这类不顾语法的翻译文字在近一二十年的出版物中屡见不鲜，可说是比比皆是。与此同时，学术界在学风建设、学术批评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笔者从2000年起，就有关“俄罗斯学”的一些书文进行了学术分析和学术批评，陆续发表在相应的刊物上（如《评〈俄国文学与宗教〉》，《学术界》2002年第2期；《乱译万岁——评〈俄国文学与宗教〉中的胡写乱译》，《博览群书》2006年第7期；《再评〈俄国文学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2004年第1辑，等等）。笔者的“学术批评”中有一多半是“批评翻译”。

鲁迅先生说：“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见《鲁迅全集·准风月谈》）。鲁迅先生的“看原文……的工力”和“对作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文的语言结构（主要是词汇和语法）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理解”和“工力”。

不仅“翻译作品”中出现乱译现象，那些含有翻译文字的所谓“专著”、“学术著作”，如文学史之类书籍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乱译。而乱译的产生，在多种情况下是由于译者（或编著者）对原著的语言（词语、语法、文体等）和思想内容没有正确的分析和理解。我们见过这样的学风浮躁现象：有人可以不依原著而对作品大加“分析”，可以不读原作或读而不懂而大发“议论”……今天，我们又见到，少数人不懂语法，甚至不学语法就敢于着手翻译，就敢于把自己胡写乱译的东西称之为“科研成果”。

下面，是笔者案头的几本书中错译的例子（同时附上相应的原文用以对照）：

①“11月24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被葬于圣母诞生教堂，以（示）纪念圣父安菲洛赫亚。”原文：“И положили честное тело его (Александра) в церкви Рождества богородицы месяца ноября в 23-й день, на память святого епископа Амфилохия...”（出自《Жит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我们认为应译成：“（1263年）11月23日，亚历山大圣洁的遗体安葬在圣母诞生教堂，这天正好是圣安菲洛希主教纪念日。”

②“他们（指酒徒——笔者）可是为了上帝而忍受这些灾难（指因酗酒而终生穷困潦倒，饱受苦难——笔者），他们可是真正的受难者”（即耶稣基督的弟子因传播福音而被统治者杀害的蒙难者——笔者）原文：“Аще бы (= Если бы) такие беды бога ради (они-пияницы) терпели, воистину бы были новые мученики.”（出自《Праздник кабацких ярыжек》）我们认为应译成：“假如他们是为了上帝而受这样的苦难，那么他们就真的是新的蒙难者了。”

③“雄鹰用尖利的鸣叫召唤伙伴去啄食兽骨。”原文：“Орлы клетком на кости зверей сзывают.”（出自《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我们认为应译成：“鹰尖声鸣叫，呼唤野兽去吞噬（战场上）人马的尸骨。”

④“敬仰主（的）听到他声音的你们啊，不要为我们朴实的语言感到羞愧。”原文：“и вы,

господа ради, чтуции (= читающие, читатели——笔者) и слышания (= слушающие, слушатели——笔者), не позазрите просторечию нашему...” (出自《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sup>1</sup>我们认为应译成：“请你们，读者们和听众们，看在主的面上，不要为我们的俚语俗话而感到愧疚……”

如果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译著、教科书、论文中少出现或不出现类似翻译错误，那么我们就尽量去掉我们的学术浮躁之风，尽量减少学术泡沫。这不仅是“会森的期望”，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期望。

#### 附注

1 例①②③④句中的原文均出自 Н.К. Гудзий 编《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древн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VII веков》，изд. 6-е. Москва: Учпедгиз, 1955.

#### 参考文献

- [1]张会森. 作为称呼的姓、名的语用对比[J].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2010(3).
- [2]左少兴. 重读蔡元培的就职演说[N]. 《北京大学校报》, 2008年3月26日第4版.
- [3]刘国栋. 法国维护法语纯洁性[N]. 《参考消息》, 1986年1月10日第3版.
- [4]王仰正, 赵爱国, 周民权. 俄罗斯概况[M]. 上海: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2006.
- [5]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J]. 外国文学动态, 2004(5).

## Huisen's Expection

— In Memory of Professor Zhang Hui-sen on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Zuo Shao-xing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a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not only a memorial article, it also reflects Huisen's expectation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Russian grammar teaching and research.

**Key words:** Zhang Hui-sen; grammar; teaching and research

**作者简介:** 左少兴 (1930—), 江西永新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文化学, 古代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5-08-29

**[责任编辑: 惠秀梅]**